

中國畜牧史資料

王毓瑚編著



科學出版社

中國畜牧史資料

王毓瑚編著

(北京農業大學)

科学出版社

1958年4月

中国畜牧史資料

編著者 王 琥 瑉

出版者 科 學 出 版 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 11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61 号

印刷者 中 國 科 學 院 印 刷 廠

總經售 新 华 書 店

1958年4月第 一 版

書號：10·9 字數：249,000

195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京)道:1—660

印張：11 1/2 插頁：5

報：—1,040

定價：(10) 道林本 2.80 元
報紙本 2.00 元

內 容 提 要

这部資料包括畜牧業在历史上的一般情况和养畜以及兽医知識兩個部分，而以后者为主。后一部分除了一般性的材料之外，关于馬、驥、骡、駱駝、牛、羊、猪、鷄、鴨、鵝等，又都分立專章；每章之内，更分为品种、繁育、鑑別、饲养管理、疾病治疗等几个項目。所有材料都依时代先后編排。此外又把采自司牧安驥集，畜牧纂驗方，安驥药方，馬書等四部書的一些綜合性的篇章收在后面，作为附录。

关于古代畜牧以及兽医知識和技术的著作，現在广泛流傳的，几乎只有一部元亨疗馬集。为了避免重複，本書所收的，完全是取自疗馬集以外的各种書籍，大約一百余种。書后附有引用書，简介和古代畜牧兽医專著目录，以备檢尋。

序

1955 年的下半年，北京農業大學畜牧獸醫系約請的蘇聯專家到校，隨即提議編寫中國畜牧簡史。領導方面採納了這個建議，畜牧獸醫系內許多位同事參加了撰寫工作，要我幫着找找材料。恰在此時，科學出版社約我編一部中國畜牧史資料。考慮到這一工作總是要担负起來的，因此就答應了該出版社的要求。最初是想把所有這一方面的材料盡可能地都編在一起，並加以校勘；但稍微摸了一摸就認識到，這樣做，全書的篇幅勢將過大，尤其是對於像我這樣的一個外行來說，是絕對不許可的。同時另有幾位同事又決定對流行最廣的元亨療馬集一書進行徹底的整理。根據這種情況，就改變計劃，凡是療馬集中所有的材料一概不收，以免重複。限於編者個人的能力以及客觀條件，這裏所收的材料當然不會是很完整，特別是各種志書裏面估計必有不少的有關記載，完全都放棄了。理由很明顯，像那樣浩如煙海的文獻，在有限的時期內由一個人來翻閱是絕不可能的。這一部分的補充工作，只有待諸異日。對於材料的處理，自然無法避免分類。但編者主觀的希望是不要搞成一部類書出來。書中所作的簡單的校注，只是限於字句方面；凡牽涉到技術內容方面的，都不敢表示意見。附帶說明：有些文字，好像是出於鄉間獸醫從業人員之手，這些人一般地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因而所寫出來的東西往往有欠通順，像這類的文字，也都没有敢妄加校改，因為其中可能有的是各地的方言，說不定有其一定的含義的。總之，祖國在農業科學方面的遺產，近年已開始被重

視起來。這一部資料只是供研究畜牧史的人初步的參考而已；進一步的蒐集、注釋和整理，自然還要指望畜牧獸醫學方面的專家。因為有的專業性質的材料不是很明顯的，必須是對於這種業務頗有修養的人才看得出。更有一點，我國民間可能還有不少這方面的未曾刊行或者流傳不廣的著作，希望能陸續發掘出來。現存的少數著作也可能還有更早、更好的版本，如果能找到，也是很可喜的。例如最近找到了明代楊時喬的馬書，整理元亨療馬集就比較更容易些。從半部較早的療馬集的刊本裏面就得以知道，書中的東溪是袁希濂，而曲川就是喻本元。像這樣或大或小的問題，將因材料的陸續發現而逐漸獲得解決，從而內容豐實的中國畜牧史就可以寫出來了。在這一次的工作當中，多得農大畜牧獸醫系教授張仲葛先生的指教和支持，獸醫系的于船、吳學聰兩位先生也都提供了很多寶貴的意見，謹此致謝。

所收的材料之中，很多顯然是民間獸醫從業人員編寫的，因而文理有欠通順，特別是附錄部分。從而聯想到，現在民間的中獸醫當中，極可能還保存着不少極寶貴的、但一向不會刊印過的、甚至也沒有記錄下來過的知識和技術。在這方面，實在也應當下一番蒐集的工夫。還有一點。國內許多少數民族一向是以養畜為主要生計的，他們在牧養和獸醫方面，一定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知識。例如一七六頁引的使遼錄關於北國人用酒將馬麻醉後施行割去病肺的記載，就很值得注意。作者張舜民是在北宋哲宗紹聖元年(一〇九四年去遼國的，那裏的人開始使用這種治療方法自然更在那時以前。因此，有計劃地去各少數民族地區訪求這方面的有關材料，應當也是整理研究祖國畜牧獸醫學的人的課題之一。

王毓瑚 1957年2月15日

目 錄

序.....	1
上編 歷代養畜業概況和牧政.....	1
一. 秦以前時期.....	2
二. 秦漢二代.....	8
三.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14
四. 隋代.....	21
五. 唐及 <u>五代</u> 時期.....	22
六. 宋代.....	39
七. 遼 <u>金</u> 二代.....	62
八. 元代.....	70
九. 明代.....	88
十. 清代.....	99
下編 畜牧獸醫知識和技術.....	103
第一章 總論之部.....	104
(一)繁育.....	104
(二)飼養和管理.....	105
(三)疾病和治療.....	107
附：乳酪 草薈.....	107—115
第二章 各論之部.....	117

第一節 馬.....	117
(一)品種.....	118
(二)鑑別.....	123
(三)繁育.....	142
(四)飼養、管理和調教.....	144
(五)疾病和治療.....	154
第二節 驢驛駝附.....	170
(一)品種和繁育.....	172
(二)鑑別.....	173
(三)飼養和管理.....	173
(四)疾病和治療.....	174
附：駝.....	174
第三節 牛.....	175
(一)品種.....	175
(二)鑑別.....	178
(三)繁育.....	185
(四)飼養和管理.....	185
(五)疾病和治療.....	192
第四節 羊.....	202
(一)品種.....	203
(二)繁育.....	206
(三)飼養和管理.....	208
(四)疾病和治療.....	215
第五節 豬.....	219
(一)品種.....	220
(二)鑑別.....	221

(三)繁育.....	222
(四)飼養和管理.....	223
(五)疾病和治療.....	228
第六節 鷄.....	230
(一)品種.....	231
(二)鑑別.....	232
(三)繁育.....	232
(四)飼養和管理.....	235
(五)疾病和治療.....	240
第七節 鵝鴨.....	241
(一)品種.....	241
(二)鑑別.....	242
(三)繁育.....	242
(四)飼養和管理.....	245
(五)疾病和治療.....	247
附錄.....	249
(甲) 司牧安驥集.....	249
(一)王良百一歌.....	250
(二)馬師皇八邪論.....	258
(三)看馬五臟變動形相七十二大病.....	259
(乙) 蕃牧纂驗方.....	274
(一)四時調適之宜.....	275
(二)四時餵馬法.....	277
(三)治心部.....	278
(四)治肝部.....	279
(五)治脾部.....	281

(六)治肺部.....	282
(七)治腎部.....	284
(八)雜治部.....	285
(九)鍼法.....	287
(丙) 安驥藥方.....	288
(丁) 馬書.....	307
(一)馬陰陽盛虛之相.....	307
(二)王良五赤五疾之相.....	308
(三)療馬法引言.....	308
(四)針刺論.....	310
(五)天王置三十六黃病源歌.....	311
(六)治一十六般蹄痛病.....	318
(七)瘡驥通玄三十九論.....	320
(八)瘡驥通玄四十六說.....	332
引用書目.....	345
古人所著畜牧獸醫專書總目	351

上編 歷代養畜業概況和牧政

我國自古以來一直是一個農業國家，關於各個時代的農業情況，從來不乏文字的記載。不過在這些文獻當中，涉及畜牧的只是一個很小的成分。這自然是養畜業在廣義的農業範圍之內所佔的比重較小的反映。在文獻中講的比較多的是養馬的情況，這是由於軍事上的需要，歷代統治者不能不特別關心的。從新唐書開始，以後各朝的所謂“正史”的兵志裏面，都有記述“馬政”的專篇，總還算是比較有系統的材料。此外有些官書（像“會要”“會典”之類）以及私人著述，也往往講到這個題目，而這些文獻又往往就成為後來撰寫當代馬政時所根據的原材料。至於其他畜類，除了偶爾聯帶涉及之外，就很少見有稍為詳細的記載。這是唐宋以後，也就是印刷術發明以後的情形。在此以前，那就連關於馬政的系統文字也是沒有的。所能找到的只是零星的材料。依據這種具體情況，收入本編的材料就按照朝代的次序分為秦以前時期、秦漢二代、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隋代、唐及五代時期、宋代、遼金二代、元代、明代和清代等十節。從唐代以下，就只收各史的“馬政”一篇，稍用其他材料加以校補；由於本書的任務的規定以及篇幅的限制，那樣大量而冗細的文獻是不可能，也不應當全收進來的。又每一節的前面都有一段簡短的引言，或則對該時期的情況稍加敘述，以補材料的不足，或則介紹一些補充材料，以供參考。

一. 秦以前時期

一般地說來，畜牧業在每個民族的歷史的早期都是相當發達的，中國應當也不例外。由於我們的考古工作的歷史還很短，成績有限，關於更早時期的情況，現在不能知道得很清楚；可是至少甲骨文所提供的材料已然能够使我們相信，殷朝末期社會生產的這一部門是頗為可觀的。更有需要注意的一點就是，一直到春秋時期，所謂“中原”地帶還是一個華戎雜處的局面，換言之，各種遊牧部族仍然盤據在當時的許多主要農作區的附近。就連對以耕稼為主要營生的“華族”來說，養畜好像也有其一定的重要意義；禮記曲禮一章裏面說，“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就是一個證明。此外像詩經魯頌的駉篇也是魯人以畜牧業的繁盛來歌頌國君僖公的。又如孔叢子裏面記載着猗頓聽從陶朱公“子欲速富，當畜五特”的指示因而致富的故事，可能只是傳說，但終究也透漏了一些消息。雖則如此，有關的直接的材料確是不多。甲骨文和金文方面的東西也同關於同時期的文字記載一樣，是需要一番專門性的考據研究的，不好把原始材料照錄下來。朱芳圃的甲骨學商史編裏面牧畜一節，所引郭沫若的文章雖然是二十多年以前寫的，仍然值得參考。再就須要參閱近年來發表的有關論文。就是從其他古書上也是很難找出來合適的文字，有的只能供間接的參考而已。這一節只是從周禮上面節錄下來的幾段，當然是不能使人滿意的。我們自然不能直認為書中所記的確即西周的制度，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秦時期的真實情況，這樣想法也許不是完全錯誤的。總之，提供這一時期的比較完整的材料，目前似乎還過早。作為所收材料的補充，這裏再把顧亭林的日知錄卷五六牲一節抄錄下來：古之為禮以祭祀燕享，故六牲之掌特重。“執豕于牢”，稱公劉也；“爾牲則具”，美宣王也。至於鄰國相通，則葛伯不祀，湯使遺之牛羊；而衛戴公之廬于曹，齊桓歸之牛、

羊、豕、鶴、狗皆三百。其平日，國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而用大牲則卜之於神，以求其吉。故左氏載齊國之制，公膳止於雙鶴，而詩人言賓客之設，不過兔首魚鼈之類。古人之重六牲也如此。自齊靈公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之，索馬、牛皆百匹，而吳人徵魯百牢，始於食求，終於暴殄；於是范蠡用其霸越之餘謀，以畜五特，而澤中千足彘得比封君，孳畜之權不在國而在民矣。

太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四曰敷牧，養蕃鳥獸〔註一〕。——天官冢宰第一。

〔註一〕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畜牧之地。

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六十人〔註一〕。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其祭祀之牲牷〔註二〕。——地官司徒第二。

〔註一〕牧人，養牲於野田者。詩云“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餚，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註二〕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鶴。鄭司農云，牷，純也。玄謂絳、體完具。

載師掌任上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註一〕。……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註二〕。——同上。

〔註一〕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衛處，使職之。

〔註二〕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者，賞賜之田；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註一〕。校人掌王馬之政〔註二〕，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註三〕。凡頫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閑。三乘爲臯，臯一趣馬；三臯爲轂，轂一駁夫；六轂爲廄，廄一僕夫；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駁夫〔註四〕。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註五〕。

凡馬特，居四之一〔註六〕。春祭馬祖，執駒〔註七〕；夏祭先牧，頒馬，攻特〔註八〕。秋祭馬社，臧僕〔註九〕；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註一〇〕。

——夏官司馬第四。

〔註一〕校之爲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視之。校人、馬官之長。

〔註二〕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曰：“班馬政”。

〔註三〕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王、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註四〕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鄭司農云，四匹爲乘，養馬爲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玄謂二耦爲乘。師、趣馬、馭夫、僕夫、帥之名也。趣馬、下士，馭夫、中士，則僕夫上士也。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至校讎爲言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小備也。校有左右，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三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詩云，駢牝三千，此謂王馬之大數與？麗、耦也。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宜爲“六”字之誤也。帥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

〔註五〕降、殺之差。每廄爲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夫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爲三焉。

〔註六〕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

〔註七〕鄭司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駢。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濬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爲其乘匹傷之。

〔註八〕夏、通濬之後，攻其特，爲其蹄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驟之。

〔註九〕鄭司農云，臧僕謂簡練馭者，令皆善也。玄謂僕、馭五路之僕。

〔註一〇〕講，猶簡督。

趣馬、下士，阜一人，徒四人〔註一〕。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註二〕。掌駕說之頒〔註三〕，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註四〕。——同上

〔註一〕趣馬、趣養馬者也。鄭司農說以詩曰：“蹶維趣馬”。

〔註二〕贊、佐也。佐、正者、謂校人臧僕講馭夫之時。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爲六等。

〔註三〕用馬之第次。

〔註四〕居、謂牧房所處，治、謂執駒攻特之屬。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註一〕。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註二〕。——同上。

〔註一〕巫馬、知馬祖、先牧、馬社、馬步之神者；馬疾若有犯焉、則知之，是以使與醫同職。

〔註二〕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所疾處、乃治之。相、助也。

按天官所屬，另有“獸醫下士四人”，“掌療獸病、療獸瘻。”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一〕。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註二〕。孟春焚牧〔註三〕，中春通瀝〔註四〕。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註五〕。——同上。

〔註一〕主牧放馬而養之。

〔註二〕頒馬授圉者所牧處。

〔註三〕焚牧地以除陳，生新草。

〔註四〕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牝於牧。”秦時書也。秦地寒涼，萬物後動。

〔註五〕焚萊者、山澤之虞。

廩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註一〕。廩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註二〕。正校人員選〔註三〕。——同上。

〔註一〕廩之言數也。

〔註二〕九者皆有政教焉。阜盛壯也。詩云，“四牡孔阜”。杜子春云，“佚”當爲“逸”。鄭司農云，馬、三歲曰駢，二歲曰駒；“散”讀爲中散大夫之“散”，謂瘞馬耳，毋令善驚也。玄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駢、始乘習之也。攻駒、制其蹄齧者。閑之先牧、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後遂串習，不復驚。

〔註三〕校人、謂師圉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圉人、良馬、匹一人，駿馬、麗一人〔註一〕。圉

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覆廄，始牧。夏、房馬。冬、獻馬。射則充棧質，茨牆則翦闔〔註一〕。同上

〔註一〕養馬曰圉。四馬爲乘。良、善也。麗、耦也。

〔註二〕蓐、馬茲也，馬既出而除之新墾焉，神之也。春秋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書。“房”爲“誘”。鄭司農云，當爲“房”。玄謂房、廄也；廄、所以庇馬涼也。充、猶居也。茨、蓋也。闔、苦也。棧質、翦闔，圉人所習也。杜子春讀“棧”爲“齊人言鉛棧”之“棧”。棧質、所射者習射處。

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註〕。——同上

〔註〕役者，圉師使令焉。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吏二人，賈四人，徒八人〔註一〕。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駕馬，皆有物賈〔註二〕。綱惡馬〔註三〕。凡受馬于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註四〕。馬及行，則以任齊其行〔註五〕。若有馬訟，則聽之〔註六〕。禁原蠶者〔註七〕。——同上。

〔註一〕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質直。

〔註二〕此三馬、買以給官府之使，無種也。鄭司農云，皆有物質，皆有物色及質直。

〔註三〕鄭司農云，綱、讀爲“以亢其讎”之“亢”，書亦或爲“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惡馬不畜也。玄謂、綱、以縻索維綱狎習之。

〔註四〕鄭司農云，更、謂償也。玄謂、旬之內死者，償以毛齒與賈；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耳，償以毛色，不以齒賈，任之過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

〔註五〕識其所載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

〔註六〕訟、謂賣買之言相負。

〔註七〕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與？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吏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註一〕。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註二〕。——地官司徒第二

〔註一〕主牧公家之牛者。詩云，“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犉者九十，其餘多矣。

〔註二〕公、猶官也。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羊人掌羊牲。——夏官司馬第四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註一〕。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授之〔註二〕。——同上

〔註一〕畜謂斂而養之。

〔註二〕阜、猶盛也。蕃、蕃息也。鳥之可養使盛大蕃息者，謂鵠鷺之屬。

充人、下士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註一〕。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擊于牢，芻之三月〔註二〕。享先王、亦如之。——地官司徒第二

〔註一〕充、猶肥也，養繫牲而肥之。

〔註二〕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留。養牛羊曰芻。三月、一時節氣成。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東南曰揚州，其畜宜鳥獸〔註一〕；正南曰荊州，其畜宜鳥獸；河南曰豫州，其畜宜六擾〔註二〕；正東曰青州，其畜宜鷄狗；河東曰兗州，其畜宜六擾；正西曰雍州，其畜宜牛馬；東北曰幽州，其畜宜四擾〔註三〕；河內曰冀州，其畜宜牛羊；正北曰并州，其畜宜五擾〔註四〕；——夏官司馬第四

〔註一〕鳥獸，孔雀、鸞、鳩鶴犀象之屬。

〔註二〕六擾，馬、牛、羊、豕、犬、鷄。

〔註三〕四擾，馬、牛、羊、豕。

〔註四〕五擾，馬、牛、羊、犬、豕。

司書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出入百物。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以知民之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天官冢宰第一